



皇朝中興小紀卷十七

宗 熊克 撰



紹興四年九月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奏以遣使議和
非便欲進兵恢復乙卯上謂宰執曰世忠為國之心
甚切可諭以二聖在遠當遣使通問

丁卯合祀天地于明堂以太祖太宗並配大赦天下

庚午詔朱勝非聽餘服候服闋以為觀文殿大學士

提舉洞霄宮

癸酉知樞密院都督川陝荆襄諸軍趙鼎為右僕射

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

趙鼎寔錄曰鼎奏稟朝辭上曰卿豈可遠去當相卿付以今日大計時獨給事中孫近直學士院時傳鎖院莫知其誰諸侍送謀于近曰非晚必命相公當草制幸密報彷彿以解我憂近入院諸人聚于沈與求之家近密報取樞府細位諸人喜而散明日拜鼎右相朝士相慶

甲戌劉豫遣其子麟姪猊引金右副元帥鄂勒瑋等自淮陽分道入攻舟師由清河據楚州進攻承州騎

兵渡淮據滁州探者未得其寔以為敵勢甚少趙鼎曰金前侵吾境乃入敵國即仇也故縱兵四掠其鋒可畏今行豫境即官軍也故按隊徐行不行虛聲然亦不足深畏

趙鼎事寔曰劉光世密遣屬官告鼎云相公本入蜀有警乃留何故與他負許大事韓世忠亦謂人曰趙丞相真敢為者胡不將官家入福建穩處坐江上之事付之我輩或不可則少避之俟春首敵退徐議何害鼎聞諸將之論如此恐上意移動復乘間言今日

之事勢若敵兵渡江恐其別有措置不如向時尚有
復振之理戰固危道有敗亦有成不猶愈于退而必
亡者乎且金偽俱來以吾事力對之誠為不佞然漢
敗王尋晉敗苻堅特在人心而已自降詔親征士皆
鼓勇陛下養兵十年用之正在今日由是浮言不能
入矣

淮東宣撫使韓世忠時在承州以援兵未至退保鎮
江府

冬十月丙子江東宣撫使劉光世軍在馬家渡淮西

宣撫使張俊軍在采石遂詔光世以所部兵援世忠
且令俊移軍于建康而三大將事權相敵兼持私隙
莫肯協心上詔侍御史魏矼監察御史田如鼂分往
如鼂大使人也矼至光世軍中諭之曰敵衆我寡合
力猶懼不支况軍自為心將何以戰為諸公計當滅
怨隙不獨可以報國身亦有利光世意許矼因勸之
貽書二帥以示無他使為犄角已而二帥皆復書交
致其情光世遂以書奏于上于是光世進軍屯太平

州

已郊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復統兵過江駐于揚州
上將親征詔畧曰朕以兩宮萬里一別九年覲迎鸞
輅之還期盡庭闈之奉早辭厚幣遣使請和比得敵
疆之情稍有休兵之議而叛臣劉豫懼禍及身造為
事端間謀和好信逆離之狂悖率羣雄而陸梁警奏
即聞神人共憤誓挺身而效死不與敵以俱生今朕
此行士氣百倍殫彼逆黨成此雋功咨尔六軍咸知
朕意自豫僭前此至以大齊名之及是始正其逆罪
詔既下人皆鼓勇而朝士中高有懷疑者或見趙鼎

曰茲事甚大公更審處無貽後悔鼎不答既而侍從
及臺諫同日請對翌日宰執奏事退鼎復奏曰今日
侍從臺諫皆對必及親征事願勿為羣議所移上意
益堅而殿中侍御史張致遠亦言今敵人敢大人謂
我猶如向來不習戰尔若戎輅親征必伐敵謀上曰
正朕志也初知鎮江府沈晦過闕論藩帥之兵可用
以謂唐中年平安史用朔方太原兩軍末年平黃巢
用忠武大同兩軍今沿江千餘里若令鎮江建康太
平池鄂五處各有兵一二萬用本郡財賦回易官田

給之敵至五郡以舟師守江陸師守隘彼難自渡五
路合擊金雖善戰不能一日破諸城也若圍五郡則
兵分而勢弱或以偏師綴我大軍南下則五郡尾襲
而邀擊金人安敢遠去頃歲金人敢越中山河間正
以兵少若太原則不敢南踰一步此制稍定三年移
軍江北糧餉器械悉皆自隨所至便成全盛晦又言
大將與帥臣各有所職若全倚大將恐不能办近年
杜克康搃大兵在建而帥臣陳邦光不與措置及克迎
敵而邦光被繫以至周望去而湯東野逃郭仲荀去

而李鄴降皆坐此也望撥零兵二千付臣併令臣募
敢戰之士三千參用昭義步兵之法期年後京口便
成強藩况東晉常調京口兵可用故北府兵號為最
精唐亦用宣潤弩手平淮甸時方以韓世忠屯軍在
府其言不用至是晦乞趣張俊統兵為世忠之援宰
執皆稱晦論議激昂上曰朕知其為人語甚壯胆頗
怯更看臨事能副所言否沈與求曰陛下用人如此
則無失矣

時趙鼎孟庾胡松年共薦前樞密副都承旨馬擴有

才中因苗傅事得罪乞復試用擴亦請自將三千捍
敵上曰齊小白猶能忘射鉤之讎而用管仲朕豈不
能用擴然既用之止與三千人非是俟引見示以恩
信然後用之彼必能效死以報昂曰陛下開大度用
人如此天下幸甚沈與求曰陛下御將如此何事不
濟既而引擴見復除樞密副都承旨昂又曰陛下用
人如此何患不得其死力上曰擴知兵有謀不止于
聞智而已與求曰陛下起擴之廢寵以美官必能立
功以報陛下雖漢祖善將不過如此除擴在此月戊子今聯書之

直史館范冲錄其父祖禹紹聖初報國史院問日以
進又具到朱墨本去取體式乞降付史館更憑衆議
修定壬午詔送史館

初知建康府呂祉言今置江北于度外非朝廷命帥
宣撫兩淮之意且乞上親征至是江上探報惟祉最
為詳密趙鼎言祉慷慨敢為此等人材寔不易得上
曰祉真有方面之才朕留意人物欲其協濟多難如
知鄂州劉洪道初緣呂頤浩薦而所對多誕謾不寔
雖有蠹材何所用之沈與求曰洪道知明州脫身先

中興小紀
道一城之民盡殪于敵至今人怨

癸未詔鄂乃上流宜別擇守臣詔僉書樞密院胡松
年往鎮江與諸將會議進兵因以覘敵

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奏乞過江拒敵戊子上謂宰政
曰世忠、勇必能成功可令戶部支銀絹犒賞過江
將士以激其心沈與求曰自敵騎蹂踐中原未嘗有
與之戰者今諸將爭先用命此成功之秋也既而世
忠又奏見揚州在適霖雨未能進而恐朝廷訝成功之
遲上曰兵事豈可遙制趙鼎曰軍事不從中覆古之

制之乃詔世忠聽機制變

甲午戶部侍郎梁汝嘉言每月經費一百餘萬緡兼
調發所用倍多請權以江浙夏稅及和買十分折納
五分二分析四緡三分折六緡其綱則皆折納二分
折四緡八分析八緡令轉運司計綱輸送從之

淮西宣撫使劉光世探到劉豫事

丙申積雨餘月戊戌上發臨安陰雲頓開軍容甚整
都人欣嘆以為靖康以來未有是舉上登御舟至臨
平鎮宰執奏事趙鼎曰臣等扈駕登舟見道旁觀者

皆流涕以手加額蓋陛下以萬乘之尊親總師徒履
至險之地苟心懷愛君莫不憂此臣待罪揆路不寒
而慄非不欲被堅執銳率衆摧鋒而書生不閑戰鬥
又武庫無儲閔津無脩隨宜經理倉卒取办必有過
差願陛下收衆智降哀痛之詔捐內帑金以賞激士
氣庶可成功此在睿斷勉之而已

韓世忠總兵駐揚州時奉使魏良臣過揚世忠置酒
與別杯一再行流星庚牌皆至良臣問故世忠曰有
詔移軍守江乃命徹爨班師良臣去世忠度其已出

境乃上馬令軍中曰視吾鞭所向于是諸軍大集行
至大儀鎮勒精兵為伍陣設伏二十餘處戒聞鼓聲
則起而擊之良臣至金軍金問我軍動息良臣以所
見對大帥烏珠喜甚勵兵趨江口距大儀五里其將
貝勒托卜嘉擁錢騎過吾軍之東世忠傳小麾鳴鼓
伏者四起吾軍旗與敵旗雜出敵軍亂弓力無所施
而吾師伍、迭進背寇軍各持長斧上堪人胸下搗
馬足金全裝陷泥淖中人馬俱斃遂擒貝勒托卜嘉
烏珠走還泗上召良臣責其贖已將殺之良臣好辭

得免世忠提舉官董旻與金戰于天長軍又統制官
解元成閔與戰于承州皆敗之擒生女真百餘人遣
屬官建陽陳楠與旻等具舟載之獻于行在且言使
人戰歿者三十餘人
壬寅上至平江府復下詔略曰朕急父兄之難申子
弟之情師行有名天其助順將臨江滸已次吳門言
念幅員之間共罹戎馬之禍使汝等邱墓隔絕骨肉
散亡罪寔在予一人毒乃流于四海咨爾將士勿顧
便安宜各奮揚共圖恢復

宰執奏建炎初黃潛善汪伯彥擅權專殺將布衣陳
東歐陽徹置之極典上曰朕初即位聽用非人至今
痛恨之乃各贈秘閣修撰官其兩子賜田十頃趙鼎
曰輔相非人致陛下責躬自咎如此誠為盛德潛善
伯彥誤國之罪天下皆知此安可誣也
是月以徽猷閣直學士樞密都承旨章誼為戶部尚
書

十一月丙午朔上御平江府行宮

時沿江既有兵備商賈往來自如通泰出納鹽貨如

中興小紀
故上見士氣大振捷音日聞欲渡江與之決戰趙鼎
曰退即不可渡江非策也金兵遠來利于速戰豈可
與之爭鋒兵家以氣為主三鼓即衰矣姑守江使不
得渡徐觀其勢以決萬全且豫猶不親臨止遣其子
豈可煩至尊與逆雖決勝負哉于是遣叅知政事沈
與求按行江上與諸將議可否始知敵騎大集其數
甚眾與求回言沿江居民旋造屋為肆敵雖對岸略
不畏之此據趙鼎事寔修入不得其時寔言久之張
浚來自閩中則知此事在浚未至之前也
時承楚秦三州各有水寨民兵合力擊敵庚戌上

謂宰執曰淮民不能安業今又遭敵騎乃力奮忠義
不忘國家寔我祖宗涵養之力宜與放十年租稅仍
撥錢米助之趙鼎曰陛下德澤如此人心益固國祚
益長矣 辛亥上命申嚴密事之禁仍詔漏洩邊機
處以軍法

殿中侍御史張致遠奏乞省罷營葺以繫軍民之心
壬子詔除軍兵營寨外令孫佑不得應副佑北海人
時知平江府上因謂宰執曰臺諫規戒朕所樂聞嘗
恐言者無以補助昨致遠又奏御舟不計其數可速

行稽察朕隨行惟三十餘舟皆載書籍此外無一玩
好趙鼎曰監司郡守之官猶巨艦相銜數里陛下簡
約如此宴帝王盛德事也上曰朕初到平江孫佑所
供進膳桌子極弊朕念往日艱難雖居處隘陋飲食
菲薄亦所甘心若邊境已清郡邑已定迎還二聖再
安九廟帝王之尊固在鼎等曰陛下規模宏遠如此
太平基業指日可期天下幸甚

川陝宣撫副使吳玠奏臣之功乃張浚劉子羽知臣
而薦用之今蒙異數望追成命而于浚子羽少寬典

刑上曰進退大臣斷自朕志豈可由將帥之言况朕
于浚既罰其過詎忘其功癸丑詔子羽自便士大夫
以此多玠之義

先是趙鼎薦提舉洞霄宮福州居住張浚可當大事
願今執政無如浚者陛下若不終棄必于此時用之
乃詔浚復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

喻樗語錄曰樗先受趙鼎辟為川陝都督府屬官既
罷行因過平江見鼎曰相公之舉未知果有萬全之
計或賭采一擲也鼎曰亦安保萬全事成幸甚不然

遺臭萬代矣樗曰今若直前有如頭重不可却也
要須有後門鼎曰有則善矣樗曰張樞密在福今只
台之恐逡巡未至若直除閩浙江淮宣撫使不許
辭免則命到之日便有官府軍旅錢糧樞密來路
即我之後門也鼎大以為然明日入奏久之上曰且
在經筵亦可

己未浚至復以為知樞密院事浚見鼎曰此行舉措
甚當既又聞鼎諫上渡江決戰之行亦深歎服
朱勝非間居錄曰時敵侵淮泗朝廷震恐宰相趙鼎

嘗失身于偽楚初無敢薦者而浚獨薦為言事官鼎
德之至是乘急變召浚復乘樞機趙鼎遺事曰時中
外震恐朝廷方難其人鼎力薦張浚可以當之上問
浚方略如何鼎曰浚銳于功名而得衆心可以獨任
上即日除知樞密院鼎曰陛下幸聽臣言驟用浚恐
臺諫未悉必至交攻非陛下斷自宸衷無以息衆議
上為親書詔刊石也

觀文殿大學士提舉崇福宮李綱陳禦敵之策大略
謂偽齊悉兵南下其境內必虛宜擣穎昌出其不意

則必還以自救此為上策召上流之兵沿江而下以助軍勢此為中策萬一借親征之名為順動之計此下策也上曰綱去國數年無一字到朝廷今豈非以朕總師親臨大江合綱之意乎辛酉降詔獎之
戊辰趙鼎言張孝純李鄴子弟復在近僚可見陛下德意乞降詔示逆偽之臣他日未歸亦不加罪上曰中原陷沒士大夫不幸致汙于僭逆皆朕之過朕脩嘗艱難不忘恢復蓋欲拯之塗炭咸與維新要使人人知朕此意僉書樞密院胡松年曰禹湯罪己其興

勃焉臣知中興有期矣

右司諫趙需言乞令有司具一歲錢穀出入之數以節浮費辛巳上謂宰執曰需此疏極闕治體總過防秋便可行之胡松年曰使論事之臣皆如此何患不能協濟正恐敵騎既退國家整安虛文細務又復出矣上曰趙鼎記此可以為戒
知樞密院事張浚往江上視師

趙鼎事寔曰浚在江上時敵在滁上造舟已有渡江之耗鼎密陳今日之舉雖天人咸助然自古用兵不

能保其必勝計當先定事至即應之庶不倉卒萬一
敵渡江即再降指揮方始謂之親征陛下當親統衛
士直趨常潤督諸軍乘其未畢辦併力血戰未必不
勝或過不住則駕由他道復歸臨安留兵堅守吳江
金亦安能深入臣與張浚分糾諸將或腰截或尾襲
各據地利時出擾之必不使之自肆如前日也惟不
可聞渡江便退即諸將各自為謀天下事不再集矣
三衙楊沂中吳錫見昺言探報如此駕莫須動昺曰
俟敵已動方遣二君率兵趨常潤合諸將併力一戰

以決存亡他無術也二人同報曰相公可謂大胆昺
曰事已到此不得不然二公隨駕之親兵也緩急正
賴為用豈可先出此言二人懼而退朝論謂昺勸上
親征固難而此事不動尤為難也

奉使魏良臣等自金回張浚遇之問以金事及大帥
之語良臣謂金有長平之衆且出大言謂當割建州
以南王尔家為小國索銀絹犒軍其數千萬仍約良
臣等再往浚密奏不可

十二月乙亥朔良臣等至平江府侍御史魏玘亦言

中興小紀
當罷講和二字以攻守待之飭勵諸將力圖外禦遂
不復遣

朱勝非閣居錄曰初秦檜自京城隨金人北去為彼
大帥達蘭任用至是達蘭統兵侵淮甸朝廷遣魏良
臣王繪奉使至其軍數問檜且稱其賢達檜再相力
薦良臣為都司繼除從官欲弼其言耳

魏良臣進奉使語錄言金人比至天長縣得親筆手
詔墨本謂良臣曰恤民如此民心安得不歸
丁丑上謂宰執曰向下詔丁寧欲刑無冤尔胡松年

曰臣伏觀詔書載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其情忠
之屬也可以一戰使教人讀至此能無懼乎

張浚奏以樞密副都承旨馬擴為沿江制置使軍于
鎮江府且令湖南制置大使席益撥統制官崔邦弼
等軍赴擴益不從詔落其職

淮西宣撫使劉光世奏統制官王德獲偽官朱從已
郊上語宰執欲釋之既而曰先軫有言武夫力而拘
諸原婦人整而免諸國墮軍寔而長寇讐亡無日矣
諸將方與敵人對壘今獻俘輒釋之恐其意怠勿殺

可也趙鼎曰此皆吾民誠不必殺

乙酉宰執薦進士王蘋賜出身除正字上曰蘋起草
茅而議論若素官于朝大抵儒者不能通世務所論
腐儒胡松年曰治天下安用腐儒上曰然蘋侯官人
也

庚寅上因論十二夜太陰犯昴宿有司以為滅敵之
象胡松年曰天象如此中興可期上曰范蠡有言天
應至矣人事未盡也趙鼎曰正當修人事以應之
辛卯上謂宰執曰韓世忠近進鱠魚鮓朕戒之曰艱

難之際不厭菲食卿當立功報朕而貢口味非愛君
之宴也已却之沈與求曰陛下示以好惡如此諸將
敢不用命世忠能擒劉豫父子羈致行關誅之而分
醢于諸侯此乃足以報陛下也

乙未川陝宣撫副使吳玠奏夏國主數通書不忘本
朝之意又府州折可求族屬列狀申玠見訓練士馬
侯玠出師渡河當為內援以擊敵戍戍上謂宰執曰
此祖宗在天之靈扶祐所致亦見人心憤北敵也
知樞密院張浚至鎮江府召大帥韓世忠劉光世張

中興小紀
俊與議且勞其軍既部分諸將乃留鎮江以節制之
于是世忠與金帥烏珠書謂張樞密已在此矣浚因
奏捍禦次第且言相持既久恐有別生姦計已與諸
將議允可以克敵者無不為也上曰浚措置如此金
必不能遽為衝突叅知政事沈與求曰晉元帝時石
勒寇壽春相持三月晉臣知有勸降勒者王導拒之
金今遠來久相持非其所利也上曰朕得張浚何愧
王導

先是太史言來歲正月朔日當蝕侍御史魏竑請下

有司講求故事上曰春秋日蝕必書謹天戒也已亥
乃詔百職各為朕講求所以消變弭災者

辛丑金人之衆屯于行墩會雨雪乏糧又聞上親征
而其主晟病篤萬戶韓常勸烏珠曰士無鬪志苟強
驅之過江必多叛者况吾君疾篤內或有故惟速歸
為善烏珠聽之聞于諸寨一夕遁去方遣人馳諭劉
麟劉猷倉皇棄輜重北走麟既歸乃率偽官上言略
曰以中原制江表強弱之勢何啻百二之利故自古
王者興起必于河北山東之地然後為真若乃崛起

中興山紀
及遁居吳越之會計其强者能自保一隅有不道則
中原之兵已進而墟其國者非一也于是豫以其言
曉示偽境

初親征詔未至廬州衆譁然棄淮保江知府仇愈得
詔急錄以示人皆思奮且遣其子間道告急上命已
官及敵進據壽春愈率兵出奇直抵城下數戰敗欲
走渡淮是月金增兵復來愈盡發戍軍千人拒之無
一還者遂求救于京西制置使岳飛遣統制官牛
皋及愛將徐慶以二千餘騎造廬既見愈坐未定金

驅甲騎五千且破城矣皋等以泛騎出城遙謂金人
曰牛皋在此尔輩胡為見犯乃展幟示之金衆愕然
皋舞袖徑前敵疑有伏即奔潰皋率騎追之金兵自
相踐死餘皆遁去或問趙鼎敵何以遽遁鼎曰敵衆
雖盛因割豫邀請而至既非本心當擇利而進故不
如前日之亡命也

是歲道君在五國城一日諭王若冲曰一自北遷于
今八年所履風俗異事多矣深欲著錄未有其人詢
之蔡肇以為文學無如卿者高居東山躬稼之餘為

予記之善惡必書不可隱晦將為後世之戒道君謙
虛待下隨行羣臣不以大小未嘗名呼每有使令則
溫顏諭之

皇朝中興小紀卷十七

皇朝中興小紀卷十八

宋 熊克 撰

紹興五年歲在乙卯春正月乙巳朔日有蝕之

丙辰上謂宰執曰大臣朕之股肱臺諫朕之耳目事
均一體或有官非其人而當黜者卿等宜亟以告朕
不必須待論列書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
股肱得人則萬事皆治矣趙鼎曰臣等驚怯何足仰
承聖訓然為治之要在於用人陛下以此訓臣可謂
得其要矣

已未金兵之遁也留程師回張延壽為師後二將彼中之驍將也至是張俊命統制官張宗顏引兵追及之繼又遣統制官王進等邀其歸路薄之于淮敵眾悉潰墮淮而死師回延壽勢窘而降初以俊為浚既降始悟曰吾以為張樞密今乃關西也

行宮留守孟庾請上還臨安府送之
金之薄淮也劉光世遣統制官鄧瓊統兵過淮由間道徑趨光州偽知州許約守城甚堅又劉麟遣統領官李知柔以眾三千助之瓊說約降不泛即進兵急

攻城欲破約勢窮乃降遂復光州甲子奏至上謂宰執曰許約為劉豫結連楊么乃劫張昂山寨亮逆宜誅今未歸朕不欲失信當貸之沈與求曰陛下方圖恢復中原倘示大信安反側臣見壺漿載道以迎王師矣

初金之故主是與金主晟相約互傳位于其子孫是
在日以晟為安班貝勒安班貝勒者儲嗣之位也及
晟代是即捨己之子宋王宗磐而以是之長孫梁王
亶小名哈爾滿者為安班貝勒仍領都元帥之職是

月晟卒宋王宗磐與晟之子涼王固礪及左副元帥
尼雅滿皆爭立而亶為嫡遂立之蓋尼雅滿自去歲
為鄂勒琿所代已失兵柄故不得立時鄂勒琿達蘭
諸帥自江山回至燕山悉赴晟之喪初晟已謚是為
武元皇帝廟號太祖至是亶謚晟為文烈皇帝廟號
太宗

二月丁丑上自平江府還臨安府

己卯上次秀州

壬午上至臨安府

丙戌右僕射趙鼎除左僕射張浚除右僕射並平章
事浚兼知樞密院都督諸路軍馬

趙鼎事實曰二月回鑾先議定張浚右揆出使湖外
平楊么鼎陞左揆方鎖院之夕鼎密啟曰宰相無事
不統不必專以邊事乃為得體洎兩制出浚獨以軍
功及專任邊事為言上既以邊事付浚而政事及進
退人材專付于鼎矣

喻樗語錄曰時趙張二公相得人固知且並相樗獨
以為且作樞密使同心同德亦何不可他日趙退則

張繼之說一般話行一般事用一般人如此則氣道
長若同相議論有不合或當去位則一番更改必有
參商是賢者自相戾也已而其事亦稍如此

庚子宗正少卿范冲請以近詔羣臣條對倣治平故
事編類進入乃以命學士孫近直學士院胡交修而
殿中侍御史邵武謝祖信又言羣臣所條利害既上
御府願親省覽或俾大臣分閱擇可用者奏行上從
之

故事左僕射兼監修國史辛丑趙鼎奏直史館范冲

于臣為外姻願改授張浚上曰安可以冲故廢祖宗
故事况史館非朝廷政事之地可無辭遂詔鼎兼之
于是殿中侍御史張絢言宰相用人不當以鄉閭親
屬為嫌更宜訪寒畯癸卯上謂宰相執曰如此則朋黨
之風自破矣趙鼎曰用人所以立國臣豈敢久居相
位至于立國規模則當為遠計也鼎于是以政事之
先後及人材所當召用者密條而置座右一、奏稟
以次行之鼎謙冲待士犯顏敢諫凡內降恩澤多奏
格不行號為賢相而深喜故崇政殿說書程頤之學

朝士翕然嚮之時有言今託祿伊川門人者却皆進
用如選人桐廬喻樗真其人也乃不見知是月鼎始
薦樗改官除正字誥辭曰頃窮西洛之淵源遂見古
人之大體中書舍人王居正行也樗以此頗為衆所
嫉徽猷閣待制胡安國亦師頤者也聞之以謂西洛
淵源古人大體雖其高弟游酢楊時謝良佐諸人尚
難言之而况樗耶及敢托于詞命以妄褒借識者憂
之居正未幾遷兵部侍郎于是有伊川三魂之目鼎
為真魂居正為強魂言其多忿也故工部侍郎楊時
為還魂言其身死而道猶行也既而正事襄陽張嶠
遂以元祐中五鬼配之

劉豫罷什一之法改行五等稅法

閏二月丁未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胡松年請
外詔以舊職知宣州

川陝宣撫使盧法原請上供物帛自去年以後仍充
贍軍已酉上謂宰執曰祖宗內帑本以備邊宜從所
請趙鼎等曰陛下捐內帑以贍軍此帝王盛德之事
也

中興小紀
詔臨安府依舊帶浙西安撫鎮江府帶松江安撫既
而鎮江守臣劉寧止請撥常州江陰軍及崑山常熟
二縣屬沿江安撫司從之寧止歸安人也

庚午宰執奏中書舍人劉大中繳大理評事李洪試
大法改官事趙鼎曰法以弼教宜崇獎之上曰不崇
獎之其學將絕沈與求曰法家雖別一科人命所繫
亦宜重其選也

是月都督張浚出江上勞師至鎮江府召淮東宣撫
使韓世忠親諭上旨使移屯楚州以撼山東世忠欣

然受命即日舉軍渡江于是浚至建康府勞江東安
撫使張俊軍又至太平州勞淮西宣撫使劉光世軍
而還

侍御史張致遠殿中侍御史張絢右司諫趙霈交章
論新除主管馬軍王瓊用兵無功乞正其罪詔罷瓊
管軍仍降充團練使絢丹陽人也瓊軍已萬五千撥
隸淮東宣撫使韓世忠

三月乙亥趙鼎薦荆南鎮撫使解潛召為主管馬軍
司公事初靖康中潛副李剛宣撫河東鼎在綱幕中

與潛有舊至是引用之

先是川陝宣撫使盧法原以憾不濟師不餽糧及不給降錢幣不應付器械功成又不銓量獲功將士上以手詔詰法原法原辯數甚悉上不以為是既而法原卒于閬州宣撫司事令副使吳玠權主行之

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已至楚州遣屬官陳楠等赴闕左僕射趙鼎奏臣已細詢^楠據言韓世忠已過淮南視控扼之所楠今來乞兵守建康蓋欲張俊分占江上同負此責臣以通泰鹽利為重乞飭世忠且在承楚

捍敵或采石等淺處有警即令引全軍趨江東或浙西而通泰鹽利在所不顧也楠又言世忠軍老幼在鎮江非便臣與楠議欲令遷平江楠以為然此亦張浚之意也

乙酉左僕射趙鼎奏乞遣中使傳問宣撫上曰當別有所賜近劉光世進馬來問朕乞花瓶遂輟玉瓶賜之趙鼎曰陛下報御府寶器以寵大將深得駕馭之術矣

是日趙鼎奏觀文殿大學士李綱錄到建炎聖語上

曰朕已閱皆寔綱近日論事非往時比鼎曰綱才器
過人嚮辟少年浮躁之士為屬有所累上曰屬官須
老成更練鼎曰誠如聖諭

初張浚謫居福州而綱亦寓福浚與綱會既除舊隙
相遂厚善至是浚入相數于上前言其忠未幾起綱
知洪州兼江南安撫制置大使

朱勝非間居錄曰舊制御膳日進一百二十品淵聖
減作四十品上即祚又加裁省其後早晚共止一羊
不過數品而已巡幸東南駐蹕郡解兵火之後屋宇

闕漏雖久駐亦不增葺中宮未還妃嬪有名位者纔
二三人其餘宮監并有職掌者通不及百人雖大禹
之勤儉不是過也大臣密侍帷幄目覩盛事固宜仰
體德意而三丞相則不然李綱私藏過于國帑乃厚
自奉養侍妾歌僮衣服飲食極于美麗每饗客餽饌
必至百品遇出則厨傳數十擔其居福州也張浚被
召綱曠行一百二十盒、以朱漆鏤銀裝飾樣致如
一皆其宅庫所有也呂頤浩喜酒色侍妾十數夜必
縱飲前戶部侍郎韓柁家畜三妾俱有殊色名聞一

時招死諸大將以厚賂取之呂力爭用數千緡得一人號三孺人大寵嬖之初則專其家政既而頤浩為留守兼判臨安權勢甚盛三孺人者遂預外事公然交通韓氏中外因以媒進時頤浩六十七歲趙鼎起于白屋有朴野之狀一旦拜相驟為驕侈以臨安相府為不足居別處大堂竒花嘉木環植周圍堂之四隅各設大爐為異香數種每坐堂中則四爐焚香烟氣氤氳合于坐上謂之香雲又艱難以來堂饌菲薄鼎增厚十倍日有會集侍從將帥下逮省寺官所喜

者次第召食堂厨公吏云日費香直數十緡酒饌尚不計也其後鼎坐臺疏落職守泉累章數千言而乾沒都督錢十七萬緡竊用激賞庫錢七十餘萬緡奄有臨安府什物三千餘件乃章中一事命下人皆謂鼎必辯而不辯也

初禁衛諸軍遇赦轉員其法甚備自中原做擾軍營紛亂排轉不行時諸將所總歲、奏功而天子親兵久無陞遷之望左僕射趙鼎請據三衙見管人數彷彿舊例立為轉員之法始合祖宗舊制而軍政明矣

金主亶升所居曰會寧府建為上京仍改官制初奉使宇文虛中留其國至是受金官為之參定其制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師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尚書省置令次左右丞相皆平章事左右丞皆參知政事侍中、書令皆居丞相下仍為兼職元帥府仍置都元帥左右副元帥左右都監樞密院置使副僉書院事大宗正府置判同判同僉書事宣徽院置左右使同知僉書事六部初置吏戶禮三部侍郎後置三尚書仍兼兵刑工既而六曹皆置尚書郎官左右司及

諸曹皆備國史院置監修以宰相兼領次修史御史臺置大夫中丞侍御史以下而大夫不除中丞惟掌訟牒及斷獄會法諫院置左右諫議大夫補闕拾遺並以他官兼之與臺官皆充員而已翰林學士院置承旨學士侍讀侍講學士直學士待制修撰而承旨不除殿前司置都點檢左右副點檢左右衛將軍勸農司置使副記注院置修注太常寺置卿少秘書省置監少以下皆備國子監官不設外道置轉運使而不刺舉故官吏無所憚都事令史用登進士第者預其

選人以為榮官無磨勘之法每一任則轉一官此其
大略也

初金之故主晟兄弟相約互傳位于其子孫時亶既
立于義當復用晟之長子宋國王宗磐為安班貝勒
兼元帥之職而亶不遵初約及定官制以三公居都
元帥之上又左副元帥尼雅滿右副元帥烏克紳皆
亶所忌至是以宗磐為太師領三省事易其儲嗣之
位封尼雅滿晉國王亦領三省事又除烏克紳左丞
相皆以相位易其兵柄而冀王鄂勒琿魯王達蘭正

除左右副元帥故宗磐失望其後以至謀變盖兆于
此也未幾鄂勒琿死以達蘭代之而進左監軍烏珠
為右副元帥

夏四月甲辰朔言者請倣景德會計錄列紹興以來
歲計量入為出詔送戶部戊申本部先續到去歲收
支數餘乞容續錄送之

初太廟神主寓于温州歲時薦饗委之守臣司封郎
官林待聘嘗言原廟之在郡國有漢故事而太廟神
主禮宜在都今新邑未奠宜考古師行載主之義還

之行闕以彰聖孝至是始就臨安府建太廟遣權太
常少卿沙縣張銖迎之行在既而奉安上行款謁之
禮明年親征遂奉木主以行
先是侍講范冲乞依仁宗迹英閣故事寫書無逸孝
經天子四章為圖設于講殿之壁上泛其請親御宸
翰寫成二圖庚戌上以語宰執于是趙鼎贊上泛善
汲之意且曰冲以世官入侍經幄乞修故事宜也
沈與求曰宋璟獻無逸圖以為元龜今宸翰昭回非
璟所獻之比陛下方夙夜自警則恢復可期天下幸

甚

乙卯詔直寶文閣曾紆齋其父布所著正論赴闕中
道除紆知信州戊午上謂宰執曰昨閱曾布正論其
言皆正當趙鼎曰臣嚮官陝西嘗見此乃布親筆近
復得于紆處蓋相去二十年矣宛然如故沈與求曰
韓璜言紆造正論蓋不知其詳也上顧鼎曰布有奏
藁薦陳瓘等十餘人卿跋尾具言曾見正論鼎曰臣
誠有之

先有詔發常平倉米賑糶己未宰執奏欲每日糶一

千石上曰陰霖不止細民艱食官為發廩則穀價自平趙鼎等曰陛下憂民如此臣等期有以副聖意官既賑濟則富家不至閉糴上曰富家惟務厚藏而不知散鼎曰厚藏而不知散所以致富及子孫驕奢妄用則家道往、無振上曰立國亦然子孫不知祖宗創業艱難習成驕奢馴致禍亂亦可以為戒也沈與求曰周公陳王業艱難以戒成王七月之詩是也今陛下念祖宗創業艱難日復一日臣知戡定有期矣

甲子道君皇帝崩于五國城聖壽五十有四

後太后回盞知

是此日

先是道君嘗命隨行王若冲錄北邊事跡未克成書丙寅淵聖申命若冲以為先王嘉言善行不可無紀乃許隨行官吏各具見聞送若冲編修仍令蔡絳提點未幾書成即所謂太上道君北狩行錄是也徽猷閣待制程昌禹守鼎州六年賊不能犯是月除昌禹都督府參議官乃移知岳州程千秋代之千秋在岳時賊已願出降及至禹始覺賊、無就招意時統制官杜湛亦改為都督府左軍統制千秋因留湛

所領蔡兵以捍賊

是夏金主亶以其國有親喪慮本朝乘而伐之令右副元帥烏珠屯于黎陽而左副元帥達喇歸祁州初金攻熙河蕃漢官盡降隴右郡王趙懷恩乃携老小入蜀至是乞依兄懷德例別帶一職五月己卯詔除懷恩正任觀察使

辛巳上殿官李椿年言歲鬻度牒不一萬數是失一萬農也積而累之農幾盡矣昔越王報吳生男女有賞嫁娶不時有罰今則反是上曰越王養兵二十餘

年然後報吳椿年曰陛下知此道矣願斷而行上首肯之椿年浮梁人也

己丑左司諫趙霈言安不忘危治不忘亂安危治亂之機相為倚伏昨丁陽九厄運比者皇威始震仇讎遠遁已肇中興之業天其或者殆將悔禍所謂安危治亂之機不可一日忘也漢光武初定天下馮異來朝詔曰倉卒蕪姜亭豆粥滹沱河麥飯異頓首曰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唐太宗既平高昌魏徵舉小白無忘在莒之事以戒之帝曰

朕不敢忘布衣時公不得忘叔才之為人也臣亦願
陛下無忘親征時臣無忘扈從時則恢復可期矣辛
卯詔霈論奏得諫臣之體令尚書省寫成圖進入
時貴州防禦使瑗在宮中上嘗以語宰執曰此子天
資特異儼如神人朕親自教之讀書性極強記至是
趙鼎得旨造書院于行宮門內以為資善堂欲令就
學上曰朕年二十九未有子然國朝自有仁宗故事
今未封王止令建節封國公似合宜以朕所見此事
甚易行而前代帝王多以為難鼎曰自古帝王以為

難而陛下行之甚易此所以莫可及也上曰藝祖
創業至勤朕取子字行下子鞠于宮中庶仰慰藝祖
在天之靈益庾曰陛下念藝祖創業而聖慮及此帝
王所難之事也已亥以瑗為保慶軍節度使建國公
宗正少卿范冲起居郎朱震並為資善堂翊善震邵
武軍人也

趙鼎事實曰一日上語鼎曰欲令瑗出閣選官教之
且就禁中置學館便建資善堂庶幾正當所差官亦
有名仍一依皇子建節除國公鼎乃與同列議選范

冲朱震為翔善朝論以二人為極天下之選上亦嘗
謂鼎曰前日臺諫因對語及資善之建皆曰如朱震
范冲天生此二人為今日資善之用可是得人矣然
是時建資善及命官與出閣之日適張浚在外故愴
人得以間之始見嫉矣
都督張浚謂楊公據洞庭湖實占上流不先去之為
腹心害將無以立國然寇阻重湖春夏則耕耘秋冬
水落則收粮于寨載老小于舡中而驅其眾四出為
暴前此朝廷以夏多水潦必冬乃出師故寇得併力

而我多不利今乘其怠而討之彼眾既散一旦復合
固已疲于奔命又不得守其田畝禾稼則有絕食之
憂黨與必携可招來也雖已命湖南制置使岳飛往
討而兵將必未喻此或逞兵殺戮則失勝算傷國體
遂奏請自行上許之後因辟樞密都承旨馮擴為都
督府都統制初湖南制置大使席益獲楊公探者數
百人皆傳致遠縣囚之後行至醴陵縣召囚問之盡
釋其縛給以文書俾分示諸寨曰今既不得保田畝
禾稼必乏食且餒死矣不如早降不死數百人歡呼

而往及潭州而首領黃誠周倫等先請受約束然嘗
殺招安使人猶不自安後令岳飛分屯鼎澧益陽壓
以兵戍成飛之至鼎之城外置寨列艦飛素有威望而
軍律甚嚴乃遣先出降人楊華入賊招安華未降時
為賊魁以寡厚得眾遂與故郃曲潛結公黨殺公以
降時大旱湖水涸如冬間

六月甲辰言者謂康定初陝西用兵詔樞密院邊事
與宰相同議又因晏殊言參知政事亦許同議今二
府同班奏事與舊制別班再上不同而宰臣已兼知

右府欲乞邊事之大者三省同批旨密院官押劄子
庚戌詔泛之

甲寅以久旱詔禁屠以禱雨右諫議大夫趙鼎言自
來斷屠止禁豬羊而不及鵝鴨請併禁之中書舍人
胡寅見需疏曰一疏無三百言而用鵝鴨字以十數
况諫職乃及此乎聞敵中統兵者號龍虎大王脫或
入攻當以鵝鴨諫議拒之時人以為名對

戊午詔贈故觀文殿學士鄧洵仁五官中書舍人劉
大中言洵仁兄弟相繼執政專以諂諛固寵望賜追

中興小紀
寢戊寅詔送之自靖康初追復元祐諸臣官職後亦
稍、擢其子孫然議論不一是非混淆趙鼎夙有此
志是以身任之因大中繳洵仁辭頭遂歷言熙豐祐
聖崇觀政事人材善惡利害首尾甚備上嘉納即詔
榜之朝堂

先是都督張浚親臨湖以觀賊勢疑未可攻復欲還
朝為防秋之計會制置使岳飛來以小圖白浚曰此
易擒耳浚曰此妨防秋之備飛請浚少留八日擒之
浚乃遣飛往初湖南統制官任士安王浚郝政領兵

二萬餘慢王瓊不稟其令以此無功飛始至鞭士安
以折其氣使為賊餌先揚言岳太尉兵二十萬至矣
及是止見士安等軍賊併力拒之飛伏大兵四合賊
敗走悉乘舟入據水寨賊將陳滔內變劫偽太子鍾
子義船獲金交沐與龍鳳輦等詣飛降楊么赴水死
黃誠周倫遂挾子義奔潭州都督府降餘黨相繼皆
降飛入水寨殺賊衆殆盡惟夏誠寨恃險固守飛擇
善馬者三千人夜往罵之且悉眾運草木流下填滿
乃長驅入營遂擒賊誠果應飛來之讖于是浚言除

楊公就戮外招到黃誠周倫等衆二十餘萬湖寇盡
平
黃龜年記楊公本末曰初賊自恃其險官軍陸襲則
入湖水攻則登岼賊中謂之語曰有能害我須是飛
來蓋言其險非有羽翼莫能近也俄詔用岳飛適值
大旱而湖水涸飛命軍士伐君山之木為巨筏無數
賊意謂以木筏塞諸港汊賊戰敗急趨舟欲出湖而
港汊木筏已滿舟為所礙不能遁戮死而外盡招降
之飛來之讖于是乎驗

初張浚與淮東宣撫使韓世忠議令移屯泗上既而
世忠退屯承楚之間與初議小異浚遂請祠上乃降
詔諭世忠且謂宰執曰世忠移屯既略如議浚復何
疑趙鼎曰臣等已作書報浚而世忠將董收亦自謂
他日有警老小必還鎮江則積糧淮南非便浚必曉
此意至是董收携親筆詔至軍前世忠拜詔感泣軍
情共戴聖恩

皇朝中興小紀卷十八

皇朝中興小紀卷十九

宋 熊克 撰

紹興五年秋七月壬申朔上謂趙鼎曰內侍亦有動人者如軍器所初緣內侍李至道措置有法至今整齊至道左右手籌計不差毫釐是亦人妖尔鼎曰惟其精敏如此便非國家之福

丙戌成都督張浚以知徐州何洋所條屯田利害來上癸巳上謂宰執曰淮北之民極負而至朕為民父母豈可使其失所可賦田予之更加優恤以廣招徠之

路趙鼎曰彼乍歸無所居當賑助之沈與求曰立國不當為朝夕計就耕之民若蠲租稅更助之五年以後兩淮荒土已闢亦為無窮之利上曰然內軍器庫保明前行徐才良者出職乙未上謂宰執曰內諸司轉官出職文字祖宗法並用御寶朕守之甚嚴但令有司依法行之趙鼎曰陛下雖細事亦謹守祖宗之法中外幸甚

自建炎兵興四方舉子不能至行在遂以省額分于諸路謂之類試所收多不當至是始復開省闈一如

舊制

八月乙巳觀文殿學士提舉洞霄宮范宗尹卒于台州

時宗室趙繼之趙不愚皆有賦為言者所論而趙鼎嘗薦此人乃乞解機政丁未上曰事有輕重卿薦士之失甚輕而朕之罷相甚重况頃臺臣論李處勵罪呂頤浩為相嘗薦處勵亦自陳今案牘在中書可也見卿既自劾復有何嫌宜體朕懷勿再有請已酉詔四川比歲軍興百姓供億不易恐吏緣為姦

令宣撫司按治
詔故趙普佐太祖開基非他勲臣之比官其五世孫
六房各二資
戶部尚書章誼求去癸丑除龍圖閣學士知温州先
是起居郎任申先乞追贈其父伯雨官且言伯雨因
論章惇蔡卞誣謗宣仁后有廢立之意遂被責仍以
伯雨手澤進之乃詔贈伯雨諫議大夫上曰朕嘗親
奉隆祐之訓今果尔三省可議追貶惇節度副使卞
團練副使子孫不得除在內職任于是倉部郎官章

傑出知婺州太府寺丞章傑出為江東提舉官給事
中廖剛封還詔書謂如此豈足以示懲乃詔僅並與
外祠而新監進奏院章傑亦罷既而傑登進士第只
補外任

試中博學宏詞科新勅局刪定官王璧新明州教授
石延慶並與堂除壁鄞縣人延慶山陰人也
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奏獲到偽官王拱等十人乞推
恩將士壬戌上曰宿選偽官本是吾民他時邊臣如
此小利不須賞庶免生事今世忠既保明姑量與推

恩

知貢舉翰林學士孫近上合格進士樊光遠等癸亥
上御集英殿策試上謂宰執曰復詩賦累年未有卓
然可稱者俟唱名取高等陞甲以勸多士既遂賜汪
洋以下二百二十人及第出身先是有官人黃中第
一上曰故事如何沈與求曰皇祐初有官人沈文通
第一仁宗曰朕不欲以貴胄先天下寒畯遂以馮京
為第一文通為第二上曰此故事也乃擢洋第一而
省闈武魁鄭厚依第三名光遠錢塘人洋玉山人中

邵武人厚莆田人仍賜洋名應辰時言者請賜新進士
儒行及中庸篇詔正字高閎校正上將親書以賜閎
言儒行詞說夸大類戰國縱橫之學蓋出于漢儒雜
記望止賜中庸庶使學者知聖學淵源而不惑于雜
上乃止賜中庸閎鄞縣人也

丙寅曲赦潭郴鼎澧岳復諸州

初詔常州布衣陳德一撰統元新歷至是成中書舍
人朱震上之詔震為之序

己巳右僕射張浚以平楊么功自宣奉加左金紫光

中興小紀
祿大夫

詔秘書省以十八員為額自南渡以來百司日有申明皆臨時裁決初無定制三省樞密尤院為叢冗至是左僕射趙鼎請委後省及都司取會前後所行之例約以中制立為定法付之有司遵守而行吏不得以為姦矣

是月劉豫之子麟出獵于陳留有義黨百餘人欲擒麟南歸其徒首之悉斬于汴京豫又以其弟復知濟南府觀知淮寧軍

九月壬申都督張浚奏江上諸軍精強非前日之比壬午宰執進呈趙鼎曰承平時陝西並邊兵亦未必如此皆陛下累年葺治之力沈與求曰去歲陛下英斷亦恃有此可以却敵也上曰皆卿等協贊向使朱勝非尚為相必勸朕退避今已無江浙矣湖南北制置使岳飛以平楊么功除檢校少保重修神宗實錄書成乙酉監修國史趙鼎上之

史館奏乞以故東京留守宗澤行寔與前宰臣汪伯彥等所進建炎中興日歷參照具錄斷自聖意付之

史館戊子上謂宰執曰朕昨使事今十年歷、可記
趙鼎曰臣聞宗澤勸陛下勿為河朔之行信否上曰
誠有之澤云肅王一去不回况敵騎已逼大王去無
益澤留朕雖有功然朕不甚喜蓋淵聖委朕以事使
朕不能成有違恨也時磁人亦不放朕去然疑王雲
為姦而殺之澤不為無力沈與求曰澤留陛下此乃
天命至不能救雲豈得無過哉
己丑上謂宰執曰祖宗朝人才中外迭用故無偏重
之弊迨來士大夫以內為重今身至侍從而不歷州

縣者宜少革之

初元符末上書范柔中等三十人皆以直言獲罪定
為邪等壬辰上謂宰執曰此乃蔡卞之罪獻言者有
可取則行無可取則容之如是則上無拒諫之名下
有敢言之士何至目為邪等其誤道君皆此類也唐
馬周言貞觀初米斗直一鬴而天下恬然知陛下憂
之也今一鬴易粟十餘斛而百姓怨以為陛下不憂
之也其言可謂切矣太宗亦優容之復加擢用
先是國子監丞正平張戒上書幾八千言自謂恐忤

聖意願陛下容之

自南渡以來國計所賴者惟鹽每因缺用即改新鈔以幸入納之廣第苟目前不知利權悉為商賈所恃去年冬鼎請立對帶之法商賈聽命而鹽法遂為定制除去積年之弊是秋加以出剩立為分數計入納與對帶二法並行出入有常源不絕始不為巨猾

所制矣

此據趙鼎事寔修入

冬十月御書車攻詩宣示宰執癸卯趙鼎等入謝曰車攻宣王中興之詩今當與卿等夙夜勉勵以修政

事制仇敵鼎等曰臣等庸才何足以副陛下此意然陛下游神翰墨之間亦不忘恢復臣等敢不自勉都督張浚自湖湘轉由兩淮會諸將議防秋至是還庚戌入見上曰羣盜既就招撫以成朕不殺之仁卿之功也趙鼎曰湖湘既平則川陝血脉通他日可漸為恢復之圖矣時有武畧郎成希請以策干浚言國家阻江據閩深得禦敵之道彼之騎兵蓋無所施近年屢北終不得志於吳蜀必將遺我以破殘之地使吾取之則兵勢遂至分而又約以和好使吾信之然

後出吾不意以此詭道而圖吳蜀一落其計中為害
不細又金將薩里罕即君常與其腹心人黃職方者
于陷番人賀仔慶言之以為有金國王子定計要入
川不難第陝西棄下三四年不顧南兵必來作主則
一舉而四川可取其後仔歸朝授官為秦鳳都監時
金已歸我河南陝西故地仔始言之
壬戌上謂宰執曰比頻得二聖安報朕當親筆諭四
方使知朕朝夕不忘二聖之意遂降手詔略曰二聖
遠狩九年于茲迎請之使屢馳侍膳之期尚遠晨昏

在念休惕靡容間緣首敵之來歸每喻兩宮之安報
惟孝悌之至可通神明而小大之臣共堅忠義庶戡
多難克成厥功趙鼎等曰陛下聖意如此天必降之
福迎還兩宮有日矣

時唐顏真卿之後裔居溫詔守臣推擇遣到顏邵顏
卓各齋真卿所有書告身又顏彥輝乃真卿直下第
十一世孫乙丑上謂宰執曰人有一死或輕于鴻毛
或重于泰山在處死為難耳真卿死節可謂得所處
矣今艱難之際欲臣下盡節可量推恩以勸忠義况

仁祖時曾命顏似賢以官自有故事趙鼎曰真卿死節一時而名重萬世人安可不勉于善既而邵卓彥輝皆補初品官

先是都督府參議權川陝宣撫副使邵溥自閬州移司綿州凡戢守皆副使吳玠專行溥概不與玠急于軍食與總領四川財賦趙開謀不合玠欲送陸運糧開執言不可玠乃自為之時調夫兩川運米十五萬石至利州費民間僱夫錢六百餘萬緡丁卹以端明殿學士席益為資政殿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

成都府詔益乃前執政令位川陝宣撫司上之既而益至成都言蜀民已病而軍尚乏食圖以救弊不一而足欲以上流水澁之時併運于閬利俟春水生後則運至軍前庶無如今夏頓闕又于閬利就糴入中庶免多支腳錢又于瀘敘嘉黔官伐木造船庶免拘船致商人逃避又于洋川就糴十萬石庶免陸運民多後死上以益所陳曲盡利害降詔從之

是月館職高閌言太祖欲平僭偽嘗置神衛水軍至真宗祥符中以兵備不可廢乃選水卒于金明池習

戰棹仍置營池側號虎翼軍當無事之日尚尔今沿江雖有舟師而繫于岍下乞時令按習以精其能庶幾緩急可用不至誤事也

十一月庚午朔中書舍人胡寅言縣令近民之官尤在精擇宜依漢制嘗為臺省寺監官者分宰百里有政績則擢以不次似增重其權軍屯本縣者許之節制詔付三省

初宣撫副使兼營田大使吳玠苦軍餉不繼遂于洋川及閬外成鳳岷三州治屯田歲收十萬斛又調戍

治兵褒城廢堰民知灌溉可恃皆願歸業至是就緒甲戌降詔獎之先是利路漕臣成都郭大中言于玠曰漢中歲得營田粟萬斛而民不敢復業若使民自為耕則所得數什百于此矣玠用其言歲入果多玠又將陸運大中日利路幸小熟請以本司緡錢就糴徐賁兩路僦船之直以償玠從之丁夫得不死于路南餉亦不乏大中又患水運亡失以策誘賈販省十之五

庚辰給事中呂祉言侍從官以論思獻納為職豈可

與庶官輪對願勿拘時從之

甲申以翰林學士孫近為吏部尚書仍兼學士刑部侍郎兼權直院胡交修為翰林學士

乙酉以顯謨閣直學士李光兵部侍郎都督府參謀折彥質徽猷閣待制李彌大並為尚書光禮部彥質兵部彌大工部

初總領四川財賦趙開言總領之職于四路漕計或不相聞必正其名俾知有所統至是乃以開為四川都轉運使仍兼宣撫司參議領茶馬等如故

癸巳有親從官趙勝自金國還歸言二聖萬福上悲咽不自勝左僕射趙鼎曰願少寬聖慮強于自治天必悔禍二聖終有還期也

是月劉豫令偽境民有鬻子者依商税法計緡而收其算

十二月己亥朔詔以湖北制置使岳飛兼湖北京西招討使

川陝宣撫副使吳玠遣其子拱來奏邊事庚子上謂宰執曰玠比乞入覲今遣子來得事君之體矣玠握

兵在外乃能如此良可嘉也

是日詔神武乃北齊軍號久欲釐正宜改為行營護軍仍分中軍江東前軍淮東後軍湖北左軍淮西右軍川陝並聽本路宣撫司節制後亦謂之右護軍其中軍權隸殿前司遂以都統制楊沂中權殿帥事既而左僕射趙鼎又曰都督府軍馬合撥隸三衙上曰祖宗故事軍馬未有不隸三衙者今釐正之甚善其名既正則軍政漸可復舊

禮部尚書李光言江浙為根本之地宜卹民而寬其力今寬其力漕司不任轉輸之職而趣办于州縣乞檢舊例應上供及軍糧錢帛令漕司自備脚費癸卯詔從之

辛亥太府少卿沈昭遠請久任計臣是日上謂宰執曰祖宗時三司使如陳恕任最久號稱職今内外計臣倘能稱職就加秩以寵之不須數易張浚曰他官有稱職者亦然上又曰孔門文學政事各是一科朝廷用人若取文學而疎于政事亦非通才至于侍從論思獻納尤須兼二者之長趙鼎曰誠如聖訓

殿中侍御史晉陵周葵言監登聞檢院隸諫省而勅
令所刪定官為書局望皆俾輪對送之初葵言今天
步尚艱非臣子諷諫之時臣願直言其失大抵務虛
文而無實效因數近所行之事不當凡二十許上曰
趙鼎張浚為朕任事不可以小事形跡之葵曰陛下
即位已相十許人其初皆極意委之卒以公議不容
而去大臣亦無固志假如陛下有過尚望大臣納忠
豈大臣有過而言者指陳便謂形迹臣願
因又言使大臣易意不唯可救朝廷之闕亦可保全

之上曰此論甚奇至是朝廷議大舉而葵三章力言
此存亡之機不必更論安危治亂自古未有不先自
治其國而成大功者或言葵沮國計大遂遷司農少
卿

初御前軍器所以內侍提舉不屬工部是年始罷提
舉官日輪工部郎官及軍器監赴本所視之
罷諸鎮撫使

劉豫遣人持海道圖及戰船樣獻于金人乃興燕雲
兩河夫四十萬入蔚州交牙山採木為棧由唐河運

入虎州金人于雄州北立城曰虎州其意以雄為熊謂虎可以勝熊造戰船將由海道以窺我也

自靖康以來中原之民不泛金者于太行山相保聚初太原張橫者有眾二萬往來嵐憲之境嵐憲知州同知領兵一千五百人入山捕之為橫所敗兩同知俱被執又梁小哥者有眾四千破神山縣神山距平陽帥府百里而近本府遣兵三千付總管判官鄧頤將而討之金軍遙見小哥旂幟不敢進既而有都統馬五者領契丹錢騎五百至賁頤逗遛併將其軍與

小哥戰亦敗而死小哥名青懷衛間人也

皇朝中興小紀卷十九

皇朝中興小紀卷二十

宋 熊克 撰

紹興六年歲在丙辰春正月詔四川都轉運使趙開親董餉至宣撫使吳玠軍前而都督張浚亦奏詰開違慢亦詔四川安撫大使席益赴開行且除開徽猷閣待制復降指揮運使不當與四路漕臣同繫銜凡此皆所以解間隙起應辦也辛巳陞玠宣撫使仍罷綿州宣撫使軍馬聽玠移撥錢物委開拘收都督張浚請親行邊郡分命諸將以觀機會上乃令

浚往視師言屯田者甚衆而行之未見其效至是浚
兼領屯田以出始置官屬凡所行之事皆畫一而去
趙鼎事實曰張浚再出江上欲謀大舉深慮諸將
議論不同未能成功心頗憂之不欲出口鼎察知其
意與之謀曰公之此行未便能舉事莫若兼領屯田
而出他日歸見上猶足以藉手浚大以為然曰邊事
未成當大作屯田而歸不為無補于是置官屬畫一
而去先此言屯田者甚衆至是始為之其後歲收數
十萬逮今獲其利也

己丑上謂宰執曰前日三大帥屬官陳桷等引對朕
諭以朝廷養兵之久國用既竭民力已困須專意屯
田此亦自古已成之效况軍中亦須先立家計若有
機會方圖進取趙鼎等曰如此措置社稷之幸時軍
需甚急故有鬻爵及配賣度牒錢引數事朝士多以
為不可于是言者論之

初中書舍人任申先趙鼎客也至是獨助張浚乃携
臺諫章示館職張戒曰此論何如戒言不知申先曰
子以臺諫之言不敢論耶于是給事中呂祉謂人曰

申先森那第知附右相不悟人之嗤也然或者以為社之附浚又甚于申先者也

時參知政事沈與求累章乞罷癸亥除資政殿學士知明州以僉書樞密院折彥質權參知政事與求未幾提舉洞霄宮時趙鼎張浚俱帶都督諸路軍馬置司于行在浚出視師江上以行府為名而鼎居中總政事表裡相應然後所行之事亦有關三省樞密院者先是與求及知樞密院孟庾皆不能平常曰三省樞密院乃奉行、府文書耶庾已稱疾求罷至是與

求復去

趙鼎事實曰時張浚在江上經營興舉鼎居中總政事相為表裡鼎自以遭時多故遇人主特達之知心惟至公務要協濟未常有所疑忌而行府所行之事往、侵紊三省知樞密院孟庾參知政事沈與求憤然不平之曰三省樞密院乃奉行、府文書耶各稱疾罷去鼎乃一切隱忍未嘗計較無分彼我所幸國事有濟然人以此為難也

都督張浚至江上會諸大帥議事乃命韓世忠據承

楚以圖淮陽命劉光世屯盱眙境命楊沂中領精兵
為浚後翼岳飛進屯襄陽以窺中原于是國威大振
上御書裴度傳遣使賜浚以示至意浚于諸大帥中
獨稱世忠與飛可倚以大事時劉豫頗于偽境聚眾
世忠自楚州引兵渡淮擊敗之直至淮陽而還上手
書賜浚曰世忠既捷整軍還屯進退合宜不失事機
亦卿指授之方卿更審虛實徐為後圖或遣岳飛一
窺陳蔡使彼枝梧之不暇也

二月庚寅宰執奏四川制置使席益按夔路師臣罪

狀上曰蜀去朝廷遠號令久不及官吏無復知畏前
日周秘論蜀中銓選事朕再三勉之去蜀中利害久
無人論及今日方見此章秘歷城人時為殿中侍御
史

時前宰臣汪伯彥等進建炎中興日歷詔付史館修
元帥府事實既而纂一十卷書成鼎上之

鼎上元帥府事實在

四月令聯言之

先是去歲旱傷湖南尤甚安撫制置大使呂頤浩入
境即奏截撥上供米三萬石及令廣西帥漕兩司備

五萬石水運至半路以充賑濟又乞降助教救度牒
誘上戶糶米民不能耕則借之糧種夏歲亦俟秋成
併輸全活甚眾

先是郴衡桂陽草盜紛起頤浩遣統領官步諒裴鐸
招捕悉平鼎寇楊么既滅有審進者尚據慈利縣是
春其黨伍俊斬^進之首詣知鼎州張翬降翬遣統制官
覃敵梁吉提兵悉撫定之

初劉豫毀明堂得金龍之金四百兩大銅錢三百萬
是月以明堂基為講武殿改其行亦號講武時豫再

開貢舉取進士卽世矩以下六十九人

夏四月庚子戶部郎官兼主管都督行府財用張澄
請依四川法造交子與見緡並行仍先造二十萬用
于江淮既又詔造百五十萬充糶本而未椿到見錢
于是右諫議大夫趙霈等謂恐失信于民且其言弊
有五望詔大臣詳議而速罷之丙午送戶部時翰林
學士胡交修亦上疏力陳其害以為崇寧大錢覆轍
可鑒方大臣建議舉朝無敢非者法行未幾錢分兩
等市有二價姦民盜鑄死徙相屬終莫能勝今之交

子校之大錢無銅炭之費無鼓鑄之勞一夫日造數十百萬紙鬼神莫得窺焉真贗莫辨轉手相付旋以偽券抵罪禍及無辜久之見錢盡歸藏鏹之家高賈不行細民艱食必無束手待盡之理比及悔悟恐無及矣遂詔不行

時臨安府火災或數刻爇千百家趙霈又建請峻其刑名仍保五均坐庶火初作衆亟撲滅事下刑部立法禮部尚書李光適兼權刑部不奉詔乃抗論天災謹告人君宜修德以厭之不當峻法濫及無知之民

朝論謂刑部有司也抗疏為非而諫官之論宜略為施行中書舍人董弁白宰執曰二者之論俱不為過使兩易之則各為舉職矣

五月壬辰正字喻樗言祖宗制科以待非常之才猶許士人應選近設宏辭科望詔舉人有願兼應者聽詔送禮部其後不行

都督張浚奏以戶部郎官主管都督行府財用張澄為兩浙轉運副使時駐蹕之所計司已據而淮南漕職亦命澄兼領

是月左宣教郎平陽蕭振名對稱旨上欲除臺官通
無闕趙鼎欲授以樞密副承旨上令與秘書郎越數
日鼎薦人為監察御史御批除振

六月丁未軍執奏前日地震上曰上天譴告朕極憂
恐趙鼎曰嚮緣地震呂頤浩罷職上曰頤浩之罪非
為此卿等但與朕協力修政事以答天譴尔

戊申趙鼎乞下詔求言上可之

禮部尚書李光以疾乞祠是日除端明殿學士知台
州

上以襄陽府上流重地已令帶京西安撫經畧使壬
子又詔荆府亦依例帶湖北安撫經畧使時已召襄
陽帥臣保慶軍承宣使王彥為行營前護軍都統制
以湖南漕臣權帥事薛弼代之弼入境彥遣親兵七
千人來迓其將言王太尉未有去意弼經馳入彥晨
未起已報新帥入府遽出交政仍起彥所部八字兵
一萬赴行在人頗不樂弼竭帑犒師彥遂統之以行
秋七月癸酉以吏部侍郎劉大中為兵部尚書
初內侍馮益以潛藩舊恩特此頗恣建炎間駕幸浙

東因與大將張俊爭渡以語侵俊復訴于上事下御
史臺趙鼎時為殿中侍御史嘗論益之橫以為明受
之變本于內侍覆車之轍不可不戒
趙鼎事實曰內侍官兩經大變其勢少戢而餘風未
殄其後鋒銳稍出如馮益者尤為暴橫始因詔張俊
鼎嘗論劾至是奏斥去之其黨始知畏中外翕然稱
快是日上因論及司馬光字畫端勁如其為人朕恨
生太晚不及識其風采

八月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引兵自淮陽已還楚州江

東宣撫使張俊既成盱眙遂進屯泗州湖北京西招
討使岳飛亦遣兵至蔡州焚其積聚至是張俊承詔
入覲力請上進臨建康以為不可緩然朝論同者極
鮮惟上斷然不疑

初浚在江上謀渡淮北嚮惟倚韓世忠為用世忠辭
以兵少欲搗張俊之將趙密為助浚以行府檄俊拒
之謂世忠有見吞之意浚奏乞降聖旨而浚亦稟于
朝鼎白上曰浚以宰相督諸軍若號令不行何以舉
事後亦不可拒乃責俊當聽行府之命不應尚稟于

朝復下俊一面專行不必申明慮失機事時議者以
為得體至是俊歸奏終以俊不肯分軍為患鼎謂俊
曰世忠所欲者趙密今楊沂中武勇不減于密而所
統乃御前兵誰敢覬覦當令沂中助世忠却發密入
衛俊尚敢為辭耶俊曰此上策也某不能及
趙鼎事寔曰向降指揮賁張俊自當一聽行府之命
乃朝廷主張行府及楊沂中為泗上之行破劉猷以
成功寔肇于此也
癸丑宰執以郭執中遺表進上歎息久之張俊曰執

中當崇寧初以上書郭等禁錮二十年晚遭陛下而
年已老不得收尺寸之效上問當時以何事入郭等
趙鼎曰允蔡京蔡卞所惡者皆入郭等折彥質曰京
卞以紹述為說允斥己者盡誣以誹謗先帝上愕然
曰上皇內禪之初尚遣梁師成諭淵聖曰司馬光前
朝名相今諸事當以光為法則上皇之意可知矣朕
今行事與上皇時豈無修潤者要之泛百姓安便而
已百姓安便乃上皇之意也

甲寅上謂宰執曰近時士大夫數言縣令多不称其

任者朕再三思之亦難盡擇莫若精選監司郡守似
為要道正如朕深居九重之中安能盡知百執事能
否當留意宰相耳

上殿官劉長源奏元符人臣子孫未必盡愚元祐人
臣子孫未必皆賢且引用房遺愛事為證已未上謂
宰執曰長源昨日開陳至比戰國之士若不用於秦
則歸楚議論殊可怪張浚曰長源不學無識疏中引
事皆非所敢聞者况元符人臣子孫孰為可用而不
可折彥質曰如蔡京王黼乃國家之深仇罪通于天

幸逃族誅正使子孫真有可用猶不當用乃詔長源
與遠小監當

時四川都轉運使趙開復與制置使席益議不協開
以舊宣撫司贍軍財賦不許他司移用又言益截都
轉運司錢于閬利州糴米非是又言應副宣撫使吳
玠軍需紹興四年總為錢一千九百五十餘萬緡五
年又增四百二十萬有奇今蜀中公私俱困事急可
憂又言軍務惟錢糧最大欲自都督府制其調發庶
無妄動枉費以損威勢而將兵所給皆宜覈寔朝廷

知開難與益玠共事是月詔開赴闕既而益奏行轉
搬摺運之法雖甚利而玠與益相疑上下觀望終不
果行焉

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孫近除龍圖閣學士知紹興
府

時百司並留臨安常程事取決于留守司所不能決
者申行在詔兵部尚書劉大中翰林院學士朱震侍
讀學士范冲中書舍人陳與義董弁戶部侍郎趙霈
起居郎張壽侍御史周秘左右司諫陳公輔王縉左

右司郎官耿自求徐林等並扈從主管軍馬權殿前
司解潛提舉宿衛親兵劉錡同總禁衛之職而知臨
安府梁汝嘉充隨駕都轉運使

九月丙寅朔上發臨安府丁卯上至臨平鎮

戊辰宰執閱楊沂中下統制官王存吳進將所部二
千人還臨安聽留守司用進勇于戰常對御騎射上
曰一好漢進聞之刺好漢吳進字作榜心每閱兵則
披以示眾

聖駕經崇德縣引對知縣趙渙之而時有言渙之因

緣騷擾者已已上謂宰執曰昨日與渙之對議論殊無可取朕問民間疾苦輒云朝廷每加寬卹民間別無事又問戶口多寡亦漫不省趙鼎曰陛下所以延見守令正欲知民間耳上曰朕猶恨累日不能親乘馬往田間勞問父老鼎曰陛下卹民如此天下幸甚庚午上次平江府初劉豫因金大帥尼雅滿下高慶裔所推尼雅滿請于故金主晟而立之豫每歲于二人厚有所獻而蔑視其他諸帥故多憾焉皆謂我等冒矢石拓土地乃為慶裔輩所賣至是豫聞上將

親征遣人告急于金主亶求兵為援且乞先寇江上亶會諸帥議之皇伯領三省事宗國王宗磐曰先主所以立豫者欲豫闡疆保境我得息兵安民也自主豫之後既不能自守兵連禍結愈無休時今若從之勝則豫獲其利敗則我受其弊况前來因豫乞兵常不利于江上矣今何可再從之亶遂却豫之請許其自行且遣烏珠提兵黎陽以觀釁焉時金人已厭豫然未廢之者以尼雅滿猶在故也豫以偽皇子左丞相麟領行臺尚書主管殿前司許清臣權大總管府

右丞李穀戶部侍郎馮長寧皆參行臺謀議與李成
孔彥舟閔師古輩悉在麾下食鄉兵三十萬號七十
萬分道入寇西路趨合肥以麟統之東路由紫荆山
出渦口以姪猷統之謀報至僕射張浚復往江上視
師

趙鼎事實曰聖駕至平江未決日已報賊至右相張
浚遂出時劉豫一項趨合肥麟弟猷一項侵及滁和
淮甸大擾是時張浚駐盱眙揚沂中屯泗上韓世忠
在楚岳飛在鄂聲勢了不相及獨劉光世大兵在太

平光世遣輕騎據廬而松江一帶更無軍馬朝廷甚
憂之

已卯上謂宰執曰前此大臣誤國困百姓以供不急
之務今正用兵未能蠲除力役真有愧也時將臣趙
密巨師古軍中多苦重腿之疾上賜之藥軍士服者
一服而愈庚辰趙鼎奏其事上曰朕嘗留意于藥每
退即令醫者診脈終有虧處即治之正如治天下不
敢以小害而不去也

史館修撰范冲言重修神宗實錄于朱墨二本中有

所刊定奉詔別為考異一書明著去取之意以垂後
世今重修哲宗實錄考其議論多誣亦乞別為一書
以辨誣為名壬午詔從之

初詔吏部侍郎詳定一司勅令晏敦復等修紹興祿
秩勅令格式至是書成丁亥右僕射張浚上之

時湖北岳飛軍初置總領錢糧戊子詔戶部即官霍
蠡為之于鄂州置司初飛一軍每月費錢三十九萬
緡歲計四百六十萬緡餘至是蠡申飛軍中每歲統
制統領將官使臣三百五十餘員多請過一十四萬

餘緡軍兵八千餘人多請過一千三百餘緡總計一
十五萬餘緡于是左正言李誼言蠡職在出納理當
究心然慮點檢苛細若行改正却合支券錢六萬餘
貫總省九萬緡而已望令依舊勘支務存大體以副
陛下優恤將士之意蠡武進人端友子誼南昌人也
癸巳翰林學士朱震言今以戰馬為急而買于廣
右深慮夷人為姦俟我虛寔乞諭帥臣凡買馬必擇
謹密之士庶消患于未然異時西路通則漸減廣馬
之數乃詔帥臣提舉買馬官常機察之不得因以生

邊患

時右司諫王縉以大臣不和為憂乃言今陛下所與共濟艱難復大業者二三大臣尔或出而總戎或處而秉軸交修政事之間進退人才之際謀慮有不相及則初意未必盡同苟無私心惟其當而已願戒大臣俾同心同德絕猜間之萌以協濟國事至再三言之

冬十月賊衆十萬已次濠壽之間張俊拒之即詔併以淮西軍屬俊主管殿前司楊沂中為俊統制官浚遣沂中至泗州與俊合且使謂之曰上待統制厚宜及時立大功取節鉞或有差跌浚不敢私諸將皆聽命戊戌沂中統兵至濠州癸卯上謂宰執曰劉光世之意欲退保采石趙鼎曰諸處探報殊無金人自當鏖戰若官軍不能勝豫賊則何以立國但光世隨處分兵捍賊已見失策今已渡淮當遣張俊軍與光世合乃為得計萬一賊得志于光世則大事去矣沂彥質曰誠如趙鼎所論上顧鼎曰卿此策頗合朕意庶度金人行兵不如此必止是劉豫之衆合軍擊之無

不勝者

時賊軍東路猊既敗引數騎挺身逃去西路麟所統麟聞猊敗亦望風而潰光世乘勢追襲亦捷通兩路所船數百艘車數千兩器甲金帛錢米軍需之物不可勝計京東金人尋亦退走朔方大恐上以手書賜浚略曰賊雖犯順侵壽及濠却獎率師徒臨敵益壯遂使凶渠宵遁同惡自焚寤寐忠勤不忘嘉歎仍令浚具上都督府隨行官吏軍兵推賞浚言賞或濫加則將士解體遂唯保奏有戰功者諫官陳公輔言前

日賊抵淮西諸將用命捷音屢奏邊上稍寧蓋廟社之靈而陛下威德所至然行賞當不踰時廟堂必有定議臣聞濠梁之急張浚遣楊沂中來援遂破賊兵此功固不可掩劉光世不守廬州而濠梁戍兵輒便抽回如渦口要地更無人防若非沂中兵至淮西焉可保哉光世豈得無罪此昭然無可疑者又沂中之勝以吳錫先登光世追賊王德尤為有力是二人當有崇獎以為諸軍之勸若韓世忠屯于淮東賊不敢犯岳飛進破高虢擾賊腹脅二人雖無淮西之功宜

特優寵使有功見知則終能為陛下建中興之業矣
既而賞功加俊少保三鎮節度使沂中為保成軍節
度使殿前都虞侯除俊及沂中在十
二月今聯書之
戊申上語及張俊平李成得敗卒八千人而俊總有
萬眾明日又戰恐其為亂夜遣陳思恭盡殪之事雖
不得已然朕今思之尚寒也上又謂宰執曰近日淮
西有警朕常夜分方寢奏報到輒披衣以起或至再
三趙鼎曰致陛下憂勞如此臣等之罪也
時楊沂中奏捷俘戮甚眾辛亥上愀然謂宰執曰此

皆朕赤子賊迫之南來既犯兵鋒又不得不殺念之
痛心顧趙鼎曰可更勅諸將爾後務先招降其陣亡
者亟瘞之

癸丑以巡幸隨軍轉運使梁汝嘉為浙西淮東沿海
制置使仍兼隨軍轉運之職

先是詔湖北京西招討使岳飛往駐江州癸酉飛奏
已至上曰淮西既無事飛不須更來趙鼎曰此有以
見諸將知尊朝廷上曰劉麟敗北朕不足喜而諸將
知尊朝廷為可喜也司馬光作通鑑首論魏斯趙籍

韓虔為諸侯以為禮莫大于分、莫大于名何謂分
綱紀是也何謂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又曰貴以臨賤
賤以事貴上之使下猶心腹之運手足根本之制枝
葉下之事上猶手足之衛心腹枝葉之庇根本其措
意深矣有國家者當以此為先務也

十一月丙辰金人遣使問劉豫罪豫惶懼免稅為庶
人以謝之于是金廢豫之意決矣

起居舍人呂本中言自古中興必有根本之地以制
四方之地有根本之兵以制四方之兵今根本之地

不過江浙福建而諸路凋殘民力已困若根本之兵
則禁衛是也而單弱不可用令大臣先求二者之要
而行之時本中權中書舍人有監階州倉草場苗莖
者以贓獲罪詔黜之本中繳奏曰近歲官吏犯贓多
抵贖罪且既名士人行法之際宜有所避况四方之
遠或有枉濫何繇盡知若遽施此刑異時察其非辜
雖欲深悔亦無所及矣論者以嚴刑上法祖宗夫祖
宗之時臨機制變事有不得已者然自仁宗而降寬
大之政久已成風累聖相承不敢輒易今一旦盡改

成法欲用祖宗權宜之制則將重失人心臣未見其
可也又此刑既用臣恐後世不幸姦臣弄權必且借
之以及無罪直言私議亦不能免何者用之已熟彼
得藉口不以為異也使國家此刑不絕則紹聖以來
儉人盜柄縉紳遭此殆將無遺類矣願酌處恒罰以
稱陛下仁厚之意凡兩奏從之

十二月甲午朔曲赦淮西

名龍圖閣學士孫近為吏部尚書三省言昨遣使諸
道惟川陝未曾選官乃詔右司員外郎范直方宣諭

兩路及撫問吳玠一軍

右僕射張浚還平江隨班入見具奏劉光世屯事上
曰却賊之功盡出右相時趙鼎等已議回蹕臨安浚
力請幸建康且言天下之事不倡則不起不為則不
成今四海民心孰不思王室而金偽脅之以威雖有
智勇無緣展竭比三歲間賴陛下一再進撫士氣稍
振今當示以形勢激忠興懦則三四大帥不敢偷安
蓋天下者陛下之天下陛下不自致力為之先則人
有解體之意日復一日終以削弱異時復詔巡幸其

誰信之何者彼知以此為避地之計無意于圖天下也故論者不過曰萬一有警難于遠避夫將士用命扼淮而戰破有敵餘苟人有離心則何地容足又不過曰當秋而戰及春而還此但可紓一時之急年為之人皆習熟難立國矣又不過曰敵占上流順舟可下今襄漢我有舟何自来使敵有餘力水陸偕進陛下深處臨安亦能安乎昂言雖弱不敵強且宜自守未可以進乙巳昂罷除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府朱勝非閤居錄曰趙昂張浚爭權浚自謂有却敵

之功興復之策當獨任國事諷侍從臺諫及其黨與攻昂出知會稽

時張浚專任國政浚首言親民之官治道所急比年內重外輕流落于外者終身不用經營于內者積歲得美官又官于朝者多不歷民事請以郡守監司有治狀者除郎官即曹淺者除監司郡守館職未歷民事者除通判仍乞降詔從之

乃下詔略曰朝廷設官本以為民比年重內輕外除失治道之本自今監司郡守秩滿考其治效內除郎

官而未歷民事者使復承流于外庶幾民被寔惠以
稱朕意

辛亥詔以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張守為參知政事
丙辰湖南大帥少保呂頤浩為浙西安撫制置大
使行宮留守

翰林學士朱震請編古循吏傳一書以賜守令之有
治行者上曰不若有治行者進擢無治行者隨輕重
責罰自有勸懲賜循吏傳恐無補于事

己未以兵部尚書劉大中為龍圖閣直學士知處州

辛酉言者請以寺監丞簿編修刑定檢鼓寺院官
未歷民事者並堂除大邑下其書左右司辛酉都司
言寺監丞簿已准省劄別措置外其編修刑定檢鼓
寺院欲堂除近闕大邑送之遂以山陽諸暨餘杭富
陽江寧上元南昌分寧等四十處為大邑

浙東帥觀文殿大學士趙鼎在越惟以東吏郵民為
務每言不東吏雖善政不能行蓋除善然後可以興
利易之豫利建侯行師謂建侯行師乃所以致豫解
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謂射隼而去小人乃所致解

鼎之學得于易者如此至是姦猾屏息又場務利入
之源不令侵耗財賦遂足

是冬劉豫遣其偽皇子府參謀官馮長寧請于金主
亶欲立子麟為儲嗣亶曰先主立尔者以為有德于
河南尔子亦有德耶予當遣人諮訪之時豫兵敗故
以此探金之意不泛豫自知危矣

夏國馬多為韃靼所盜是歲夏國興兵自河清軍渡
河由雲中境往之韃靼取馬而歸往來皆不假道于
金國初大帥尼雅滿烏克紳鎮雲中故夏人不敢動

二帥已罷兵柄而左監軍薩里罕代守雲中夏人知
其無能為所以往行不顧金人亦不敢問也

三十五

皇朝中興小紀卷二十



